

茅盾文学奖

《战争和人》立意高远、结构完整宏大、人物塑造特异并具有浓郁的文化韵味。作家在其独特而丰富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通过家庭与人生来透视战争风云和历史变迁，高屋建瓴地对抗日战争进行了严峻而深沉的历史反思。全书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一段风云变幻的时代全景，堪称一部熔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家族小说于一炉的史诗性作品。

王火



战争和人

上

战争和人

上

王火



作家出版社

共和国作家文库

总策划 / 李 冰 何建明

终 审 / 侯秀芬 张水舟

统 筹 / 张亚丽

监 印 / 杨 全

出版说明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告读者

《战争和人》三部曲最初以《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部单行本形式写完一部出版一部，先后在1987年、1989年、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开始，以《战争和人》为总名三部合成一套献给读者。

《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奖情况如下：

1995年获炎黄杯人民文学奖。

1996年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1998年获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

《战争和人》三部曲，1994年12月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2009年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

《战争和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有五种版本，第一个版本的封面是按三部书三句诗的意境由于绍文设计的。第二个版本仍是于绍文设计，书脊用红、黄、蓝三色，封面是炮火冲破黑暗的意境。第三个版本是深粉红色烫金字的硬壳精装本，华丽大方。第四个版本由李吉庆设计，用茅盾先生像衬装饰图案，素雅大方。从第一到第四个版本均附有我的单人照及我与夫人凌起凤的合影。合影下写的是：“1990年5月同游四川眉山‘三苏祠’，摄于苏东坡塑像前。”下附文字：“熟人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 and 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书成之日，请允许我用这张合影作为纪念。王火1990年8月于成都。”

从1993年7月起，改出了第五种版本，就是现在应用于全部“茅奖”获奖作品的紫红色有凸出隐形“茅盾文学奖”大字衬底的封面，但取消了照片。

现在由作家出版社将本书列入《共和国作家文库》，是第六个版本了！

《战争和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责编是于砚章和杨柳，终审是王笠耘。先后得到过屠岸、陈早春、刘玉山、聂震宁、潘凯雄、何启治、高贤钧、黄伊等各位的关心与重视。现在，高贤钧、王笠耘、刘玉山、黄伊、凌起凤五位已先后去世，书在人亡，不胜伤感。在此，我表示深深悼念。

王火

2012年2月于成都

月落乌啼霜满天

战争和人

目录

第一卷 “双十二”，狂飙从西安来/1

(1936年12月)

第二卷 旧梦新怨，一支金陵散曲/71

(1937年2月—1937年6月)

第三卷 “八·一三”前后，那个不平凡的夏天/135

(1937年6月—1937年8月)

第四卷 意马心猿，蛰居流离/191

(1937年8月—1937年11月)

第五卷 滔滔洪波曲，武汉有低调/253

(1937年11月—1937年12月)

第六卷 啊！血雨腥风南京城/325

(1937年12月)

第七卷 香港宦游人，满目兴亡事/393

(1937年12月—1938年4月)

第八卷 潮生潮落，海天悠悠/479

(1938年6月—1938年11月)

第一卷

“双十二”，狂飙从西安来

(1936年12月)

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历史本身，我们未曾意识到、感觉到或者判定它的地方，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从人生去发现历史，常会更真实形象些。

——摘自创作手记

从昨天晚上开始，十四岁的童家霆突然感到家里的气氛有点异常。

家霆的爸爸童霜威，字啸天，是司法行政部秘书长，又是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昨天傍晚，爸爸回来了，家霆发现爸爸脸色沉重，有心事，吸着香烟，在客厅里来回踱踱了很久。然后，天黑下来了，吃晚饭时，听到秘书冯村同他谈话。

黑黑瘦瘦的冯村，用匙喝着蛋花汤，不温不火地问：“秘书长，看来，老蒋在西安生命危险了？”

童霜威先是嚼着饭沉吟，接着点头：“唔，事态严重呢！”语气就像轻微的叹息。

“中枢准备怎么办呢？”

“今夜中常会和中政会都要开会讨论处置办法。看来，张学良是要褫职严办的，可那有什么用！”

“您看这事会怎么发展？”

“等着看吧。”

家霆有一张天真快乐的面孔，逗人欢喜，用筷夹着红烧鲫鱼吃，眼里充满询问，抬起脸插嘴问：“发生什么事啦？”

童霜威一脸不容置辩的神气，皱皱眉训着说：“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

晚饭后，虽然北风呼啸，窗子上结满了冰霜，童霜威仍让尹二开着那辆深蓝色“雪佛兰”轿车送他外出，上友人家串门去了。冯村在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像吃生蚕豆似的读日语：“阿纳得汪，堕纳多的斯卡，划达古西划……”家霆的房间，在冯村的隔壁，嫌冯村读日语的声音讨厌，“乓”地关上了门。他心里空荡荡的，先做功课，后来孤寂得要命，钻进被窝，戴上了矿石收音

机的耳机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儿童故事节目。听着听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电灯还是冯村走过来替他关的。

今天，是礼拜天。上午，童霜威一早就心事重重，打了两个电话，匆匆忙忙坐开二驾驶的“雪佛兰”又出去了。家霆和初一同班的好友谢乐山去玄武湖钓鱼。

谢乐山是广东人，绰号叫“皮猴”，长得矮小结实，在班上调皮捣蛋出名。他父亲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谢元嵩，跟家霆的爸爸熟识。老子是朋友，儿子做了同学当然也会亲三分。两家住处离得近，放学两人常常一同骑自行车回来。天冷风大，寒气凛冽，湖水清澈，鱼不上钩。上午，两人钓不到鱼都很扫兴。

中午，爸爸没有回来。午后，家霆同谢乐山到学校练习吹号、打鼓，为开冬季运动会做准备。同学里大家都在传说：“老蒋昨天在西安给张学良抓起来了！”“说不定会给杀了！”……是怎么回事也弄不清。问教童子军课的体育教师刘克平，刘老师脸上毫无表情，说：“报上登了，自己去看吧！”学校里张贴了《中央日报》，围着一些人看。反正，有人紧张，有人气愤，有人无所谓，有人照样很高兴。家霆是属于无所谓和照样很高兴的。这恐怕同爸爸和冯村都并不崇拜蒋委员长有点关系吧。爸爸有时摇头说：“老蒋这个人呀！……”冯村有一次说：“老蒋是在学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家霆上初一还不满一学期，对这一类事既搞不太清，兴趣也不大。打了一会儿鼓，咚不隆咚咚……就跟谢乐山他们打打闹闹玩篮球去了。五点钟光景，刘克平老师跑来说：“别嘻嘻哈哈了，都回家去吧！”谢乐山还要玩，家霆就独自骑车回家了。

学校在大石桥，经过石婆婆巷，穿丹凤街、安仁街，过小铁路，经过高楼门、百子亭到家。除了丹凤街那一小段是菜市，鹅卵石的路面，两侧挤满店铺，车辆行人熙熙攘攘，其他街路都比较冷清。

天冷，西北风打着唿哨，吹得地上尘土飞扬，家霆踩着“海格里斯”跑车，忽然又想到了昨天吃晚饭时爸爸沉重的脸色。那样沉重的脸色平日很少见到。是为什么呢？难道西安发生的事真有天塌下来那么严重？……

天空一片灰色，树梢晃动，时而剧烈，时而缓慢。剧烈时，树枝就发出呻吟般的叽叽喳喳声。

家霆轻轻哼着学校里音乐老师新教的歌：

男儿报国志气豪，

热血涌如潮……

“海格里斯”跑车转弯到了潇湘路，家霆已经可以看到自己家里那幢青砖三层楼大洋房的屋顶上停歇着的六十多只鸽子了。白色的、花的、蓝灰的……鸽子有的翻飞扑翅，有的咕咕啼叫。“海格里斯”跑车上了潇湘路，开始颠簸起来。潇湘路两侧都是老柳树，路面是用巴掌大的石块铺设的。现在是寒冬，粗壮的、歪脖子的老柳树的叶片早已脱光，只剩下了轻盈、低垂的枝条。这条路本来没有。三年前童霜威以七千块钱一亩的地皮价，向保长夏得宜买下了二亩七分菜园地，又花了两万六千元，在去年盖起了这幢假三层青灰砖挂洋瓦的别墅式花园洋房。需要建一条通道外出，他就设计了一条绕开水塘穿过大柳树间的通幽曲径，取唐代张若虚^①《春江花月夜》诗中的“碣石潇湘无限路”一句中的“潇湘”二字，给这条未来的通道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潇湘路”，让冯村拿了他的名片找南京市地政局去交涉。地政局给修了这条约摸有五百米长的石子路，答应以后再改成柏油路。自此南京市城北就多了一条新路。在路口的一棵大柳树上，民政局来钉上了一块蓝底白字搪瓷牌，上写三个魏碑字：“潇湘路”。

潇湘路，本来只有童公馆一家，列为一号。接着，去冬到今夏又迅速增加了两家邻居。二号，是军委会办公厅的副主任，贵州人管仲辉；三号，是中央党部党务调查处处长，浙江人叶强。他两家也盖的花园洋房，只是后来居上，盖得更讲究。童霜威公馆在西面，东面左边是管公馆，右边是叶公馆。

家霆骑车到了潇湘路一号自家门口，朱红大门紧闭着。十多只鸽子正在天上绕圈子飞翔，又有一批鸽子“咕咕咕”地停歇在矮小的青砖红瓦的门房顶上。家霆按了电铃。顿时，透过铁门边的缝隙，看到门房里走出来了“老寿星”。

“老寿星”是门房兼花匠刘三保的绰号。刘三保身材粗壮，日晒加上嗜酒，脸是古铜色的，神情有点木讷、憨厚。当年，盖潇湘路一号童公馆时，刘三保是泥瓦工。年岁大了，一天失足从三楼脚手架上跌下来，瘸了一条腿。他会侍弄花草，童霜威又需要个门房兼花匠。五十五岁的刘三保孤身一人，无家无眷，只要求有个安身之地赏口饭吃。童霜威觉得“上天有好生之

^① 张若虚：唐代扬州人，做过兖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并称“吴中四士”，他写的《春江花月夜》诗中有“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句。

德”，见他笑呵呵的长得又像个寿星，就收容了他。

刘三保年轻时，在左臂和右臂上各刺了一条青龙。家霆喜欢看他臂上两条张牙舞爪的青龙。前两年，南京市警察厅下令抓过“刺花党”，凡身上、背上、臂上刺花的抓了不少。刘三保哪是什么“刺花党”，当时怕出事，找江湖医生用石灰拌药膏想将臂上的青龙烧掉，但未成功。逮“刺花党”的风过去后，刘三保的两条青龙保存下来了。他轻易不给人看，夏天也不愿多露胳膊。可是他喜欢家霆，家霆要看，他总捋起袖子光着臂膀笑着说：“看吧，可惜没法剃下来。不然，准送你一条！”刘三保头发银白，头顶大部牛山濯濯，一脸笑容，额上多皱，确像福禄寿三星中的老寿星。开汽车的司机尹二说：“你不但长得像寿星，从三楼跌下来跌不死也算老寿星了！”给他起了个“老寿星”的绰号。现在，潇湘路一号里，除了童霜威和方丽清夫妇俩，家霆、秘书冯村、烧饭的庄嫂、侍候方丽清的丫头金娣以及司机尹二，都叫惯他“老寿星”了。

“老寿星”给家霆开了门，说：“少爷……回来了！”他一定又在门房里用花生米、豆腐干下酒了，脸上红彤彤的，近前叫人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喝了酒，他说起话来显得笨嘴拙舌。

家霆将跑车架在门房边，从车龙头上拿下挂着的书包，照例问：“鸽子喂了没有？”

“喂了，喂了，你的宝贝还能不喂？个个都吃饱喝足了！”刘三保跛着腿，显得有点弯腰驼背，去关大门。

家霆说：“‘老寿星’，快把窝里的鸽子都赶上房顶，我马上去赶它们飞！”

刘三保刚笑着答了一声：“行！”关好铁门回身看时，家霆影子也不见了。

家霆习惯地绕过洋房正门，跑到厨房找庄嫂。庄嫂年轻守寡，一头乌黑的长发在脑后梳了个漂亮的发髻。她默默地攒钱，自己俭省过日子，身上总穿得干干净净、板板正正，常有客人夸她“能干”、“标致”。

进了厨房门，见庄嫂围着“波俏”^①，正在灶上铁锅里用麻油煎豆腐。厨房里暖和，家霆跑到灶前暖手，说：“饿死了！什么点心？”

庄嫂去拿桌上一只小钢精锅，说：“红枣百合汤。”

家霆嘟嘴：“又是百合汤！”

“先生让煮给你吃的！”庄嫂说的“先生”，指的就是童霜威。南京城里的规矩，用人普遍叫东家“老爷”。童霜威不喜欢用人叫“老爷”，规定只许

① 波俏：一种围裙。

叫“先生”。南京出产野生的百合，百合吃了补中益气、温肺止咳、滋补营养。可是百合味苦，尽管加了白糖，家霆总不爱吃，只是听庄嫂抬出了爸爸，只好不做声。

家霆端着钢精锅，走出厨房，从侧门一跳一蹦进了吃饭间，将书包“乒”地扔在桌上，去碗橱里拿出小碗和调羹，盛了一碗百合汤，三匙两匙喝干了甜汤，匆匆吃掉了红枣，百合全剩了下来。他边吃边想着心爱的鸽子。明年春天，南京又要举行赛鸽大会。家霆同班同学杨南寿家里养了四十几只鸽子，今春比赛，一只“青毛”得了一等奖，发了银盾和奖状，还发了鸽笼、鸽哨、鸽子雕塑模型等奖品。家霆真羡慕呀！做梦也常想着自己养的鸽子能冒尖飞出一只得奖的信鸽。他也学杨南寿，天天都要赶鸽子飞，训练鸽子的耐力。昨天他要汽车夫尹二给他做一面大旗子绑在竹竿上，他好拿了旗子上屋顶挥舞，赶鸽子飞。尹二答应了。可是，尹二现在没在家，做的旗子放到哪里去了？

家霆本来决定到尹二的房里找一找。走出吃饭间到了厨房门口，想：还是先问问庄嫂吧。就站在厨房门口问正在向炉膛里塞柴火的庄嫂：“庄嫂，我让尹二做的旗子他做好了没有？”

“对对对！”庄嫂白净的脸孔被火光映得红彤彤的，用手背拂着额前的头发指着门后说：“我拿给你，在门背后靠着呢。他昨晚找了床破绸被面给我，要我给剪裁。说是他做的，其实你差使他，他差使我！”

家霆拿起大旗子一看，乐了。做得真好，真像面大旗子！绸被面是鲜红的，经过剪裁，崭新、红光灿烂，有方桌那么大，手一扬，轻盈地呼喇喇飘起来了。家霆夸了一句：“真棒！”拔腿就跑。

他从边门进了吃饭间，又从吃饭间穿过通道经过冯村的房门口，“咚咚咚”上了楼。冯村的房门开着，冯村正在写字桌前趴着，不知用毛笔在写什么。估计总是给爸爸起草或抄写什么东西吧。家霆的脚步声也没有惊动他。家霆先到二楼。二楼自从方丽清带了丫头金娣回上海后，门都紧闭着，阒静无声。家霆又“咚咚咚”到了三楼，拉只凳子垫脚，要从大气窗里爬出去上屋顶。

他在学校运动场上荡秋千、走浪木、攀绳索，把胆练得很大。第一次从这大气窗里爬上屋顶，是今春为了掏麻雀蛋。成群的麻雀都在屋顶的洋瓦下面衔草做窝。春天时，下了蛋，挨着瓦翻开找，可以掏到许多一个个有棕色花纹的小蛋。可是屋顶是斜的，从屋顶到了屋脊可以骑马式地坐在上面，比较保险；在爬上屋脊去时，却非常危险。万一失足滑跌，从三层楼上翻滚下

去，下边是水泥地，准会脑袋开花。“老寿星”见他爬屋顶，笑着警告过他：“可别学我呀，你也想做瘸子？”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在家调皮捣蛋，好在没有谁跟在后边管他，他也有心避着不让人知道，只要不被爸爸知道就挨不了骂。今天也这样。他将套着红旗的竹竿送出大气窗，接着，双手使劲一撑，玩双杠似的身子凌空攀上了气窗。两腿一曲一甩爬出气窗到了屋顶瓦片上。他一手攥着套着红绸的竹竿，一手扶着屋楞，踩着瓦顺着斜坡向上，佝偻着身子猴子似的爬到了屋顶最高处，骑马式地跨坐在屋脊上。

黄昏停留在四外，白昼的余光还闪耀在天边。天真冷，北风呼呼地吹，成群的乌鸦在远处天空中聒噪地飞叫。家霆挥舞着竹竿，红绸飞扬。屋顶上停留的鸽子都被赶上了天：小巧玲珑的“青毛”，肥大的黑头、黑尾、白身子的“点子”，雪白的“白儿”，翅上带着蓝黑花纹的“鱼鳞斑”，通体瓦灰、长嘴白鼻的“大鼻子”……合成一群绕着圈子飞。圈子越飞越大，六十来只鸽子越飞越高，瑟瑟的北风中，尾部带着哨子的鸽子振翅翱翔，哨音“嗡嗡嗡嗡”、“呜呜呜呜”忽沉忽细地响着，真是好听。鸽子多数是从城南夫子庙买来的。家霆仰脸看见：他最喜爱的花了十元买来的那只“鱼鳞斑”和另一只尹二给他挑选来的“点子”，始终是带头飞在鸽群最前边，他心里高兴，明年春天，它俩是一定要送去参加比赛的。

天，阴阳怪气，云层浓厚。家霆跨坐在屋脊上不断挥舞红旗。一会儿，感到有点累了，鼻尖和双手也被冻得红疼了。他将竹竿插在屋顶瓦缝里。竹竿笔立，大红绸随风翻飞。仰脸看着红绸火苗似的鲜艳飘抖，他觉得美极了，歇着张望起四周来。

如今，南京的要人们都时兴盖住宅。城南住户栉比鳞次，要人们选中了城北的处女地。曾几何时，城北从山西路一直延伸到玄武门，本来一些空旷荒凉的菜地、野坟地、荒地，都成了中央要人们的公馆和花园。达官显要们的花园、洋房连成一片以后，形成了一个新住宅区。南京的城北和城南顿时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城北高雅、洁净，现代化；城南肮脏、拥挤，古老破旧。平时，在地面上看不鲜明，现在，家霆上了屋顶向下鸟瞰。南面、西面、北面一幢幢、一所所拉开距离的新建花园、洋房，式样多变，颜色各异：西班牙式、德国哥特式、法国式、日本式……奶油粉墙红瓦顶的、红砖红瓦的、青砖青瓦的、青砖红瓦的……真是好看！远处靠近丹凤街的小铁路上，一列火车正呼啸着驶行，“嘁喀嘁喀”的车轮声和“呜呜”的汽笛声听得很清楚。

往近处看，自家花园前面的清水塘边，长满了密密灰黄的芦苇。两亩多

地的花园里，草坪和大树枯萎、萧索，雪松、龙柏和竹林在寒风中绿茸茸。一条煤屑路由北向南，笔直通往池塘边。花园中央的琉璃瓦八角亭，色彩绚丽。东面，是邻居管仲辉和叶强两家。管公馆的花园里有假山石，树木蓊郁，藤萝虬盘，住宅很大，东洋式二层楼的房子。据说是管仲辉到日本考察时看中的式样，让人从日本弄来了图纸仿建的。叶公馆的花园里，新修砌了莲花喷泉。天冷，喷泉的水停了，正雇了几个壮工在挖地，不知是不是挖个养鱼池。一条黑白花的矮脚哈巴狗摇着尾巴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叶公馆的洋房，说不出是哪国式样的，精美、新颖，莹光耀目，玻璃门、玻璃窗特别多，阳台也多。

看着鸽子飞翔，听着鸽子的悦耳哨音，家霆忽然看见叶公馆洋房里走了出来一个人：瘦高挑的个儿，瘦长条的白净脸，一头稀疏的黑发，戴副眼镜，披件黑呢西装大衣。他一出来，黑白花的矮脚哈巴狗就蹿上来摇头摆尾“汪汪”地跟着他摩耳擦身。虽然离得远，家霆仍感到那人锐利、凶狠的目光正在下边仰着脸看自己。这不正是叶强吗？家霆早听说叶强权大，能随便抓人、杀人，他心里含糊这种人。叶强身后跟着出来了一个矮个子、穿黑色中山服的副官模样的人。叶强手搭凉棚盯着在屋顶上的家霆看看，又用手指指点点，同矮子叽叽咕咕，不知说了些什么。哈巴狗也昂头对着家霆“汪汪”吠叫。

家霆心里发窘，想：一定是说我顽皮，爬屋顶！他爱面子，向后挪了个位置，把身子移到叶强看不到的地方，低着头，想：反正你看不到我，我也不在乎你！他同叶强并没有什么接触，却厌恶这个大特务。叶强两只眼像蛇一样，寒丝丝的；叶强笑起来，是皮笑肉不笑。今天，偏偏上屋顶赶鸽子飞又招惹了他。家霆决定避开同他照面，恶作剧地想：我赶鸽子飞，你管得着吗？

绑在竹竿上赶鸽子飞的红绸像面大红旗，随风呼喇喇飘。家霆拔起旗子，为了向叶强示威，他用力挥舞。红旗“哗哗”响，鸽群绕着大圈子、响着哨音飞得更高了。家霆忽然发现：远处通向百子亭的柏油马路上，有些行人停步在瞩目张望。是张望我吗？是张望鸽群飞舞？

他无法判断为什么那些瞩目张望的人指指点点，好像在议论些什么。他骑在屋脊上又向前挪了一步，偷偷伸头窥视叶强家里。叶强已经不见踪影，估计是进屋去了，只剩下哈巴狗仍在跑前跑后。家霆挺一挺胸，伸直了身子，又将红旗插好。蓦然听到“雪佛兰”轿车的喇叭“嘀——嘀”两响。由西面湖南路方向对直开来的深蓝色“雪佛兰”，已经轻盈起伏地开到潇湘路